

灯下夜谈

书写“千年郑国渠” 浸润时代人心

——读白描先生作品《天下第一渠》

■魏锋

这是一部散文?小说?评论?史书?志稿?游记?纪实?报告文学?或是工具书?是,非是,总之,很难依照现行的文本范式来框定这部耐人寻味的作品,这部作品与许多概念化或者模式化的写作有极大不同。譬如《开篇》和《秋雨梧桐》一章就是绝妙独立的散文,语言流畅隽永,层次清晰明朗,“我”(作者)主动介入带着读者自由地穿梭于历史时空,在洋洋洒洒四十万言中时进时出。可以说,《天下第一渠》是一部史学研究真实,可读性强,具有较高文学价值、审美价值的文本创新。

阅读的快感是非常享受的。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阅读白描先生的《天下第一渠》,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,《天下第一渠》的阅读让我酣畅淋漓,耳目一新。

文学作品肩负着人们的价值观念,《天下第一渠》的视野不仅是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价值呈现,更是一名文化学者在探寻它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诸多关系中如何传承与延伸。个人拙见,《天下第一渠》有非常独特的特点,作品以“天下第一渠”为灵魂,向读者解读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郑国修渠秦的历史故事,它诠释了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激烈冲突,诠释了千年郑国渠独有的中国文化。白描先生笔下的郑国渠,既有

以经线为脉络的绵长深厚,又有以纬线为疆域的广阔繁杂,经纬交织,在突破文本范式的架构中,增加了作品的立体感和详实感。

首先,作品以史学家求实、客观的态度借用和采撷资料,以方志编纂者的精神秉笔直书,在资料的搜集、筛选和应用上达到了准确、真实和客观,分解、糅合、穿插,直到抵达神来之笔,让读者身临其境徜徉于历史的海洋之中。书中首次披露了不为人知的史实,也诠释和破解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传说。所有这些元素的融入,不但大大增强了作品的信息量,也最大限度地增强了作品的张力,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历史人文知识。作者并没有被题材、体裁所缚住手脚,也没有被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所绑架,而是突破了硬件的框架,运用大散文“形散神不散”的意念,紧紧围绕“天下第一渠”这一“标的”,信马由缰,纵横恣肆,形散神聚,妙不可言。

在揭示历史真相的书写中,作者并没有违背事实而“戏说”,也没有囿于事实照搬历史,而是站在史实的基础之上,进行艰苦的辨析论证,运用缜密的思维和推理,展开想象的翅膀,合理、合情地演绎历史人物和事件,作者精巧而又雄辩地完成了一代

水利大师从间谍讹诈、质变的心路过程,既有客观现实的逼催,又有人性化的自我觉醒,令人折服,令人拍案。

其次,作品饱含真挚的情愫和深沉浓烈的感怀,对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寄予无限深情,用散文的笔触以小说的结构形式,将“天下第一渠”幻化为血肉丰满的主人公,将“天下第一渠”与家乡优美的传说和书写者真实的经历融为一体,沿着作者的足迹娓娓道来,让读者倍感亲切,倍感愉悦。与此同时,对“天下第一渠”岸边长达于引申到后文关于“仁”的论述,农耕文化中的人情,人与人之间相互帮扶的劳动协作,由此衍生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支撑“仁”,这样书写,又自觉地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,无言地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和“仁”的价值作用,潜在地抨击了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,提倡亲情、友善、互助、仁爱、帮扶这样一种和谐理念。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样一桩往事,意在阐述“仁”的力量。仁者指有德行、有恩情的人,我们不妨将煤车幻化为“责任和担当”,将陡坡幻化为“人生之路”,如何在肩负“责任和担当”的情况下,顺利爬上“人生之路”,显然,作者告诉我们,这就需要仁爱帮助,需要和谐的关系和共同的努力,一句话,需要“仁”的支撑,“我”爬坡如此,“天下第一渠”修筑亦如此,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莫不如此。“仁”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,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,孔子把“仁”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、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,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,形成了以“仁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,包括孝、弟(悌)、忠、恕、礼、知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内容,其中孝悌是仁的

基础,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。我以为,作者之所以不惜笔墨书写这段年少往事,主要意图在于重述“仁”的重要性,倡导“仁”的价值观,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:以“天下第一渠”为支撑,可以浇灌千里沃野,获取丰收;以“仁”为支撑,可以兼爱天下治国理政人人和睦,获得强大和繁荣。过去是,现在是,将来也是。

第三,作品立意高昂,主题突出,逻辑严密,文字优美,语言干净,惜墨如金,通篇“干货”,绝少水分;同时,往往在文眼之处能够画龙点睛,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,站在相当高的高度,写古不加修饰,描今不事娇柔,以严谨、客观、真实的灼见,用“天下第一渠”烘托作者深刻的思想境界,使作品具有了史诗性的作用和价值。如第五章中写道:李斯指出,“泰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。”而今天秦王取人“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,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”,实际上是壮大了诸侯,削弱了自己,这样要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做不到的。终篇写道,“同行的一位朋友问我:如果你请概括郑国精神,关键词是什么?赵良妙略作思索,回答了八个字:认准目标,义无反顾。”不得不说,这是一个准确而精彩的概括。像这些高度浓缩和概括的点睛式语句在作品中屡见不鲜,帮助读者更加准确、更加深刻地领会作品、品读作品、欣赏作品,从而获取某种警示和启迪,将作者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毫不保留地传播到读者脑海中,实现作品的极限功效,使作品的价值源远流长高山仰止。

离心灵最近的作品,才会让读者真心喜爱。我深信,只要认真读过《天下第一渠》的读者,对千年郑国渠的前世今生将不仅仅是视觉、听觉上的走近,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情感上,一定会有更豁达的理解与更深入的洞悉。



白描著《天下第一渠》。白描,著名作家、评论家,教育家,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。

缙云风物

饱含激情写嘉陵 ——李映铨先生山水画印象

■静思

初识李映铨先生时,他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(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)任讲师,讲授山水画理论与技法。其妻蒋必秀与我母亲同在一所学校教书。我清楚地记得李映铨先生业余之时喜欢钓鱼,在那个动荡年代,他都会带上渔具,乘舟前往其妻所在学校附近的水库垂钓。垂钓一可让人心静,二可养性,李映铨先生以垂钓体验生活,寄情山水。

李映铨先生是一位擅画嘉陵江题材而著称的山水画家。他在缙云山麓、嘉陵江畔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了60多年,非常熟悉这里的山川风物,并对这里的山水水有极深的感情。他喜爱“嘉陵”,更爱画“嘉陵”,因此把写生、创作的重点都放在了嘉陵山水上。多年来,他走遍了嘉陵江和长江三峡诸多重要景点和隘口,行程万里,历经艰辛,搜集和创造了不少素材和画稿。他用饱含激情的笔墨,从多河段、多景点、多角度、多侧面探索表现嘉陵江的秀丽风光,刻画嘉陵江的建设风貌——创作了《嘉陵晨曲》《嘉陵秋色》《嘉陵晓雾》《嘉陵江上》《嘉陵三峡》《嘉陵新貌》《北碚庙嘴揽胜》等一系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嘉陵主题画。这些经过作者提炼、创作的山水画,多次参加全国和地方的美展,亦被报刊发表,不少艺术批评家撰文述评。

李映铨先生在深入挖掘生活之美的同时,又大胆探索艺术之美。他认为:“山水画创作

是写景,但更重要的是写情。没有情是画不好画的。这也是常说的自我。可这种自我之情不是远离当代群众之外,而应是在当代群众之中。”他在创作嘉陵题材作品上下过一番功夫,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。特别是他的代表作《嘉陵晨曲》,从收集素材,起草构思,到提笔创作经历了近两年时间。

《嘉陵晨曲》描绘的是深秋早晨的江边,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小道上,来往行人熙熙攘攘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三两两的中小学生,鲜艳的红领巾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掩映在满坡霜红树叶的丛林道上,加之透过薄雾的朝阳照射,显得格外耀眼。江上船影点点,江边行人寥寥,这金子般的秋晨景象犹如一首美丽的乐章。作品画面,主次分明,通透有致,学校房屋错落有致,远眺江流,润物无声。

纵观李映铨先生的山水画,既强调个人的独特偏好,又重视群众的喜闻乐见,其画是他真情实感的反映。画工工整严谨,生活气息浓郁,典雅多姿。

当然,李映铨先生并没有固守嘉陵题材和脚下这片土地,而是背起画具北越长城,西出阳关,攀登五岳,游历三江,从而中华大地的风光常见眼底。他倾情创作的《大足石窟》《蜀山晴云》《千古丰碑》《云横天都》《青山不老春长在》等作品,先后在北京、四川、重庆等

地举办的艺术作品展中展出。其中,《大足石窟》《蜀山晴云》《嘉陵峡岸》分别由中国美术馆、中国沫若书画院和西南大学博物馆收藏。一本凝聚他教学、创作成果的《中国山水画技法》教材于1990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受到众多学生和艺术爱好者的青睐,之后再版四次,并被评为了四川省优秀图书。

如今,李映铨先生已88岁高龄,但他手不释笔,心不离画,坚持写心、写意、写情。

▲《嘉陵江上》
▼《嘉陵晨曲》



沧海观澜

“门”里春秋

■王宽荣

一扇门就是一部分人类文明史。门的产生,源于人类生存的安全需要。

当我们的祖先还住在山洞,门的形态就是洞口的那些石块、树枝,那是祖先的生存需要,也造就了门的雏形。《韩非子·五刑》描述:“上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兽众,人民不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,以避群害,而民悦之,使天下,号曰有巢氏。”有巢氏,开启了华夏建筑文化之门。《诗经·陈风》里的“衡门之下,可以栖迟”,横木做门,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门。《易经·系辞》说:“上古穴居而野处,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,以待风雨。”这里门的功用是为避禽兽、避风雨。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,门的作用也有了新的内涵,在《玉篇》称“人之所出入也”为门,而《博雅》则说:“门,守也。”两种不同的界定,道出了门的作用至少有二:一是供人“出入”,二是“守”。守者,防也。防什么?原始之门是为了防止野兽偷袭,且兼以御寒挡风挡雨;而后的门,不仅仅是防自然之危险,更是为了防同类之危险,防敌人、防盗贼,这也是对门基本功能的阐释。

门的演变,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。

从“柴门闻犬吠”里乡村简陋的柴门,“竹门斜倚道家帘”里的竹门,“石门记得泊舟时”里的石门,到“朱门大第谁能顾”里的红色镶铜钉的高大木门,再到后来的铁门、磁石门、水晶门、玻璃门,现在的铝合金门、钢门等,门一直都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标志;门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名目繁多,有宅门、邑门、里门、闾门、巷门、坊门、市门、庙门、校门、厂门、寨门、衙门、衙门、官门、府门、城门……按位置不同,则分为大门、二门、角门、耳门、侧门、前门、后门、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等。这里的门,不管从哪一扇说起,都蕴藏着深厚的底蕴。就说柴门和官门吧,柴门是老百姓的门,简陋的扎柴为门,那是一户人家的标志而已;官门则是权力的象征,门上那巨大的门钉,横

九纵九,如凸出的文字,门楼高巍,门扇厚重,精雕细刻,重彩辉映。与皇权有联系的富贵人家,门也炫耀于长街之上,远远望去,一般人便自觉矮了三分。《红楼梦》里刘姥姥进荣国府,就是在大门前的石狮子旁站了好一阵儿,吓得不敢进门,才溜到角门前,向门卫道了一声“大爷们纳福”。

门的文化,折射了中华文明的深邃。

宅门上神威显,双双把门,从神荼和郁垒,到秦琼和尉迟恭,以及钟馗、魏征、姚期与马武,还有关羽与关公周仓、焦赞与孟良……远古先民关于神话世界的畅想,经过漫长时光的千回百转,定稿为身披铠甲的模样守护于门上,保卫着门内人的安全。

门,还演绎出种种五彩斑斓的民俗文化:除夕门上贴春联与“福”字,正月初一贴门于门,破五“送穷出门”,上元节张灯祭门,清明门插柳,谷雨贴符禁蝎,蚕月昼闭门,四月八嫁虫,端午悬艾蒿,伏天城门噪狗,七月半挂麻谷,茱萸酒洒重阳门,冬至门上糯米圆……沿着岁时,将这么多文化信息簪在门楣、门扇上,增添了一道又一道门前风景,记录着门的前世今生,留下韵味绵长的品味。

历史的风风雨雨门总要首当其冲。初唐的李世民,不是导演过一出鲜血淋漓杀兄逼父的“玄武门之变”吗?明英宗在其弟景泰帝病重之机,夺取东宫而进宫,登上奉天殿,又做了天顺皇帝,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“天子五门”所铺张的,绝不是帝王的排场。老百姓则盼“夜不闭户”,太平盛世,社会安定,无盗无贼,清平世界,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理想。

门,总是引人注目的,它是建筑物的门面,是中国建筑文化中最具色彩的篇章;门,它是历史的见证者,流逝千年的光阴就映照在门的每一寸肌肤上;门,它是文化的出入口,由一“门”而窥全豹,中华璀璨的文明在门里熠熠生辉。

心香一味

寺下的树

■潘玉毅

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,记住一个地方,有可能是因为一座山,有可能是因为一条河,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。对于寺下村来说,人们记住它则多半是因为一棵树,一棵大樟树。

之所以叫大樟树,是因为这棵樟树真的很大,大到要好几个成年人一起合抱才能将它抱住,远远看去,像一个草木葱茏、葱葱郁郁的小山包。据树上的铭牌显示,它的平均冠幅26米,树高20米,胸围707厘米,树龄更是高达905年。别说是我们这些晚辈,就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它面前,也只能算是个年轻小后生。

这棵樟树立于路边,路与树之间隔着一道古朴的石栏。站在石栏处,我们可以看见树的主干大部分已经空腐,由一根石柱支撑着。若非看到枝头处有无数的新绿在生长,绝难想象它还活着,且活得如此有生机。

沿着边上的石阶拾级而上,我们可以看到树的另一面,树根早已挣脱了泥土的束缚,跑到地面上来了,看上去盘根错节,如苍龙爪般遒劲有力。晌午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将下来,光影斑驳,将古树照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显然,人们不独爱它的健康长寿,枝繁叶茂,也爱它身处逆境而不气馁的精神品质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时代的发展,村庄的变迁,与大樟树的成长史并未有丝毫的分别。当我们面对逆境时,选择知难而退还是激流勇进,会对结果造成直接影响。大樟树

虽不能言语,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它的选择是后者。激流勇进,虽死无悔。无论是人还是树,具备这样一种品质,无疑是值得尊敬的。也是因为这种尊敬,每年台风到来时,村里的村干部和村民都会自发地来到树下走走看看,以确保它不会受到影响。

大樟树守护着山丘,守护着村庄,也守护着村庄里的村民。它看着一代代的寺下人走出去又回来,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者,清晨,目送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门,黄昏时又等待他们归来。

这棵大樟树于寺下人而言,也不只是一棵实体的树,更是一种生长在骨子里的情怀,是一种精神、一种文化的象征。当地的年轻人,不管有没有离开家乡,都喜欢将这棵樟树的照片设置成自己的微信头像,意在铭记,同时也是为了展示。

当然,如今的大樟树不仅在村庄里很有名,村庄以外也有不少人知道它,甚至专程从几十公里外慕名而来,就是为了看看它。如果寺下是一件商品,那么这棵树则是它的一个标签,有了这个标签,商品才能彰显它的价值;如果寺下是一条路,那么这棵树则是一盏灯,有了这盏灯,人们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时隔近千年,哪位先辈栽下了这棵大樟树,人们早已不记得了。但遗忘于树的人,并不影响树带来的福荫。恰如古语所云,“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”这似乎也是一种预示:我们今日所做的种种,都将加诸于后人身上,故而“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”吧。

暗城记忆

关于桥梁的故事

■刘德良

10多年前,一个老家的远房亲戚在竹溪河畔深处种植了几亩地的红橘,丰收季节,他却犯了愁,儿女长年在外打工,要将树上沉甸甸的果子变成红彤彤的钞票,必须乘坐船再步行数里将水果运到复兴老街去买。夫妻两年老体弱,只能用背兜每天背一点到街上叫卖。

某天,夫妻俩出门没注意天气变化,匆匆忙忙摘下果子就往竹溪渡口赶,刚到渡口,突降大雨,摆渡的小舟早已人满为患,心急的夫妻俩往前挤,结果却脚下一个趔趄,背兜里的红橘滚落一地,纷纷掉进了冰凉刺骨的溪水中。夫妻俩哭了,四下散落的红橘就像一滴滴可憐无助的眼泪。赶渡的乡亲主动帮忙拾捡散落的红橘,但还是有不少果子被溪水冲走。乡亲们叹息说,“要是竹溪河上能建一座桥该多好啊!”

其实,竹溪河上有一座简易石桥,叫龙门桥,过桥几里便可抵达老

街,由于年久失修,遇到山洪暴发,也是险象环生,让过桥者胆颤心惊。即便从竹溪河深处赶到龙门桥过河赶路,也要多走四五公里的羊肠小道。世代居住在竹溪河沿岸的村民为出行难编了一段民谣:“家住竹溪河,日子不快乐。出门赶个场,爬坡用背兜每天背一点到街上叫卖。龙门桥又险,今生莫奈何。”

不到10年光景,栖居竹溪河沿岸的村民做梦也没有想到,方圆数里,不但修建起了一条条四通八达、宽阔笔直的公路,一座座跨山越水的现代化桥梁也屹立于天地之间。最让村民们惊叹的是,一条竹溪河,居然先后修建了三座风格各异,宛如游龙的宏伟桥梁,而最先建成的就是龙门大桥。

龙门大桥破土动工那天,两岸人山人海,吸引村民眼球的不仅仅是家乡将修建第一座现代化桥梁,大家关心的还有老龙门桥的最终归宿。毕竟这座百年石桥见证了人

世间的沧桑,为竹溪河两岸的村民带来过些许便捷。当地人的目光集中在龙门大桥的石岩下。传说下面有两座狮子坟,埋葬着建桥者。建桥者的姓名无从考究,但其行善积德的行为令人叹服。传说,很久很久以前,一条被打败的南海苍龙逃到黑水滩河(竹溪河的前生),在周边兴风作浪,残害生灵。附近一位身强力壮的石匠得知苍龙的孽行后,决定为民除害。石匠精通石阵,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打开石阵,舞动巨大的铁锤,与苍龙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危急时分,追踪苍龙行踪的南海观音云游至此,挥动拂尘,帮助石匠降伏了苍龙。随后,体力恢复的石匠与妻子不分白天黑夜,叮叮咚咚凿石修桥,石桥快建成时,夫妻俩先后病故。按照石匠的遗愿,乡亲们在龙门桥石崖下择址建起了两座坟墓,满足石匠夫妻死后守桥的遗愿。有乡邻说,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,看见有两头金色

的狮子从石崖下奔向石桥,后来,人们便将这两座坟墓叫做狮子坟。尽管是传说,但其中的美好寓意是不言而喻的。

如今,在千年流淌的竹溪河沿岸,村民“出门难,行路难”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。短短8年时光,龙门大桥横跨南北,北岩口大桥横空出世,新龙湾大桥火热开建。竹溪河沿岸道路桥、马元溪桥即将建设。42座桥梁的宏伟规划,让一方水土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桥梁之城”。

前不久,我在龙门大桥桥头意外邂逅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,他正伫立在桥上专心致志的欣赏风景。他欣喜地告诉我,他已从繁华商圈搬回老家安置房居住了。我问他,“你以前不是发誓再也不回这个穷地方了吗?”他狡黠一笑,“这还不是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变化!”他又问我,“规划建设竹溪河运动公园、百花公园、观瀑公园、草地公园和岩石公园在哪里?”我随即又指指点点地客串起了导游。

偶然回眸,突然发现不远处一座大楼的窗前,有人正在看着我们。我不禁有些惘然失笑,这一幕不正是卞之琳《断章》中的意境么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